



「性」與 「bi/敗」

麥海珊

關於 queer theories，可以說很多¹，問題反而在我們想藉此說關於自己(或我的)什麼、及香港的什麼？！我想 queerness 紿我的，是思考方法的衝擊、概念的(再)挪移，多於是運動經驗的借鏡，所以這篇文章主要是關於概念？思考方法的重整與反思而已。的確，若要講我們自身(非異性愛的情慾經驗)的地道處境，可以是與 queer 毫無關係的！。

只是就連我自己也驚訝 Butler 在一本名為「差異」(Differences)的女性主義文化研究期刊寫的引言(Against Proper Object)(p1-26)為我帶來的思想啟發。文章中提出關於討論中心主體(a central category of analysis)和性觀念(notion of sex)的問題；對於女性主義，討論中心主體一直也是性別(gender)，而男女同性愛研究(Gay & Lesbian studies)卻自言他/她們的討論中心主體是性和性意識(sex and sexuality)，但當大家想到性別中心討論的限制(不能處理不同性向的經驗)，及當我們自覺到把雙性愛和易服與性工作等議題放在男女同性愛論述「之下」是何等荒謬的時候，queer theories 帶出來的挑戰，對女性主義和男女同性愛研究的挑戰，就是要再

把性作為主體 (Against Proper Object)，及重整有關於性偏見的權力系統。

然後，我再想到性(不只是性別和同性愛的性)，想到在香港談性、談我自己的性，是這麼困難，我們連當我們談性時其實在談什麼也很少談，我們連替自己發聲的語言也不足，難怪若妳不認作「同志」，就啞口無言，又難怪在香港對女性主義的偏見與歧視其實跟對女性的不遑多讓！！

我又再想到今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最令我感慨與感動的電影，就是《Relax.....It's Just Sex》(中文譯名為《講完先做，做完再講》，但我想說的意義，或令我感受深刻的意義，都化在英文的意思裡，其實，是「性事而已？！還是不只？！」)，電影裡談的性，是一個拉闊生活化又政治性的性——做的性、愛的性、異性同性不同/同時的性/愛、獨身的性/愛、妳/你自己的性/別，社會(強)加上妳/你身上的性/別、宗教翻開又困著的性、自己打開又逃避的性，當然，還有妳/你與社會加上妳/你身上的性糾纏鬥爭而因性而生的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權力關係，正正就是有權

力問題，所以政治性。

生活就是充塞著政治(我不想說個人就是政治，這樣說太過輕鬆，生活才充滿政治)，但說到底，性都與愛連繫著，不離不棄；若有偏有倚，都是還沒有把性說過(活過)清楚明白，香港就是這麼一個什麼也不會認真的去討論的地方。性嘛？！不是做的性，就是同性戀，不是與家庭標準模式道德觀扯上關係，就是偷窺式只有被看的曝光看的不須被挑戰，沒其他，更加沒有其她了。就連「所謂」最多人「信服」及「實踐」的「異性愛」都不先拿上來解剖，還有什麼可說。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難怪 Jonathan Ned Katz 寫了一本名為《異性愛的創造》²，以討論異性愛及其社會權力系統為起點，再去反思多樣性非異性愛的題目。

RelaxIt's Just Sex，性事而已，還是不只！電影中有一幕令我笑中有淚。一個剛與女情人分手的女子，把新男情人帶回家與母親相聚，一心以為親人開心到死，誰知母親面有難色，心事重重，原來她加入了 lesbian & gay parents support group (女男同性戀父母相互支持小組)，現

在自己的女兒帶男朋友回家，令她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可笑復可悲！人一時三刻的愛情對象竟成了凝固不變的身分及抗爭目標，甚或影響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關係，是那麼傷害性（*unethical*?!）是那麼危險的事！

都記不起有多少個人（包括基佬），問我：「啊！妳哋係點㗎？！一三五男，二四六女呀！？」；也有不少大罵我浮游不定，不敢面對自己的性取向的女「同志」；更有些所謂「開放」的人說「性愛是流動的，她/他們由攀變翻直，都無問題吖！」云云！我心想，bi 就是敗就是雙性都愛，與男與女與自己與貓一起都是 bi 是我是敗是雙性都愛，哪裡有從「直」變「攀」、「攀」變「直」的搖風擺柳和掩眼戲法，要變，也是生活豐富了，人成熟了的蛻變思想豐盛。如果，基佬們厭倦大眾傳媒渲染他們是濫交（其實甚麼是濫交，當中又帶出另一些甚麼的關於性的偏見）與核突，而女子們又自覺她們不是硬要做「男人」去愛「女人」的話，那我想我們都需要反省

結在自己內心深處的偏見，更重要的是，就是我們怎樣得來這些偏見的思考方法。

說到談性談 bi/敗談對雙性也有情慾的空間，自從「新報」fellows 版消失之後，很少讀到什麼正面的關於敗/bi（不只是談同性戀）的文章。去年「同志電影節」改了名為「啞啞人電影錄像節」，也只是在命名策略跟身分政治的糾纏之中開了一個小玩意，實只是個開始，卻沒有下文，這也難怪，香港關於性的論述空間少之又少，整個所謂非異性愛的討論都是同性戀（同志）中心，云云「同志」組織大叫小嚷都只是同性愛怎樣受到不公平對待，連當中男女性別的問題都只是略略帶過，要講要罵就連討論方向及性別權力關係的概念也未弄清楚，莫說整體的談性了，更不用說多元性愛了。

其實，雙性愛的討論正正並不只是表面的談同性戀怎樣受壓迫云云，而是把討論帶到另一個層面去，就是

我們要針對的，不只是大眾內化思想的結果（即不只是主流異性愛性別主義家庭一對一道德觀令到不在此權力系統下的人受到不公平對待），而是大眾為什麼會有這種思想（即我們對性的態度，及分析/感受性的思考「方式」），如我們把性簡化為非同性戀就是異性戀實在是壓制人類性愛可能性的思想「方法」，而反思這些思想「方法」的侷限。若果，我們討論性的時候不超越「性傾向」及「性行為」等狹窄的題目，我們並不能真正的、徹底的、全面的討論的反思整個關於性的權力關係及當中不公平的地方；若果，我們不去反思自己的思想方法及為甚麼有某些思想方法，而只是大談思想本身的是與非，那就算香港有法律保障同性戀權益，我也會被繼續問一三五男、二四六女又或被指罵為攀變直的千古罪人。

又難怪，整個「同志」論述也是同性戀中心的，很難把眼界擴闊，視野拉高。要研究「同志」論述就得先要細看「同志」怎樣被建構出來、「同志」是怎樣被談論（由大眾/獨自傳媒工作者或「同志」本身）、「同志」是甚麼、當說「同志」的時候是指甚麼？！「同志」一字已被廣泛利用，這個毋可置疑，但大眾對這個字的解釋，就只是同性戀，某些人死嗌「同志」可包括其他 / 她非異性愛者，我並不覺得如是，當《東方日報》、亞視 promo（早陣子宣傳《星閃閃》這部日本電影時，也說男主角作為同志身分去結婚甚麼云云）甚至是 RelaxIt's Just Sex 對白的中文翻譯，中學、大學生討論，甚或小學生的對話（我親耳聽到一個男小學生對另一個男同學說：「你一定係同志，好核突，唔好搞我！」）都運用這個詞匯，負面與正面



的意義也好，「同志」都是同性戀，我們不能否認 / 定主流社會的語言系統，就讓它是同性戀吧！此外，若我們真的同意「同志」是個人選擇的身分認同，而沒有人有權(力及權威性)去說誰是「同志」的話，若沒有不是同性愛的人自稱為「同志」(至少在我的圈子與經驗裡)，我們又怎可以說「同志」「應該」包含多元性選擇呢？！或怎可以把非異性愛的經驗，都放在「同志」週、「同志」日、「同志」大會、「同志」論述之下？！

有些論調說「同志」的意義也應隨時代改變，如我們說「女人」，從前與現在的意義就不同了。但，這個並非是個好的相類比喻。「女人」，我們沒有選擇，天牛是女人就被社會說成(named)為「女人」，但為著自身的美好發展與對抗社會規範的壓制，不得不在「女人」的名稱策略(naming)下玩完再反反完再玩「女性」的質素，其實，也就是發現 / 表現自己的質素，造就自己的甜美生活；而「同志」並不相同，它是一個標籤，視乎你 / 妳怎樣利用它，正面與負面可用可不用，「同志」就是同性戀，沒問題，很多人會叫自己做「同志」，基於什麼理由也好，但有些同性戀也不會叫自己做同志，這也沒所謂，至於非異性愛各種各樣的性愛模式，都可以另闢蹊徑，自己用自己的方式 / 名稱發聲，如敗/bi、如 TB、如基佬、如叻士、如自己友……問題在，「同志」論述下 / 外，還有沒有更廣闊的空間，給予非同性戀或不自稱「同志」的人發聲，且繼續討論，而不要讓議題輕描淡寫曇花一現，而來過現身說法、互動支持（當然，有多少人肯現身亮相，又相信互動過程及相互支持的重要，是另外一個題目了）！九九全球

華人「同志」大會將在八月舉行，帶出來的「同志」論述，又是一個怎樣的面貌？只希望不是「同一」的，或，至少，想想非同志非異性戀者的聲音！說來又反諷，甚麼是「非同志非異性戀」呢？我們何時到達一個要靠反面（相對）非也非物的語言系統（思想方式）去表達自己，實可悲！所以，我選擇說「性」與「bi/敗」，因為那比較接近自己，比較自主，也比較清楚！



註釋 1：

想一次過知多方面：

Donald Morton, ed., the Material Queer, a LesBiGay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專攻 queer theories 與女性主義的關係：

Elizabeth Grosz, 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More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Meets Queer Theory, Special issue of Differenc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ummer-Fall 1994.

關於 queer looks 和電影錄像：

Bad Object-Choice, How Do I Look? Queer Film and Video, Seattle: Seal Press, 1991.

Martha Gever, John Greyson, and Parmar Pratibha, eds., Queer Looks,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關於運動和政治：

Michael Warner, ed.,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把這些放在footnote 是因為我覺得討論英語社會的queer theories都不是主題，況且只要讀了一些書本，便可略知關於queerness的一二，除非我們的目的是要翻譯及綜合queer theories的論點，讓沒能力在英語中心的知識系統下生存的朋友知道更多；但我始終覺得，為什麼當我們要說自己的時候，要說自己想由說怎樣說文化、生活、政治、愛、性、平等、性意識、分離、推展、鬥爭、痛苦、性別、長大、經驗、快樂、生命……總是要比較於英語社會的狀態或什麼「華人」傳統來說話，來說愛與社會公義！？

在台灣，也有一些酷兒的討論是中文的，我只讀過一小部份，並不太熟悉，希望有朋友可以加以補充。但酷兒不同 queer 呀！

註釋 2：

Katz Jonathan Ned Katz, the Invention of Heterosexuality, Penguin Books: New York, 1995.